

关于唐诗与日本和歌的研究分析

杨 茜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平 532200

摘要: 本文基于日本和歌发展历程以及兴起、特点进行研究,并针对唐诗对日本和歌的影响从《古今和歌集序》与《文集百首》的影响对比、日本古代典籍对唐诗研究之价值、唐诗选本对中晚期日本和歌的影响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 唐诗; 日本和歌; 创作影响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ang Poetry and Japanese Waka

Qian Ya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Guiping 53220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ri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hord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ang poetry on Japanese chords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fluence between the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ords and the Hundred Collected Works, the value of ancient Japanese classics on the study of Tang poe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on Japanese chord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Tang poetry; Japanese song; Creation influence

引言: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已有数千年之久。日本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了我国文化的影响。自公元7世纪初期到9世纪后期260多年间,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团前往唐代,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其中,古代诗词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瑰宝、民族精神,通过对日本和歌的研究发现,日本和歌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我国唐诗的影响,其创作形式、思想意蕴等无疑离不开当时的“唐诗”文化。

1、日本和歌分析

1.1 和歌发展

和歌是一种日本的诗体,尤其是在6-14世纪,被称为“倭歌”或“倭诗”,也称为“大和歌”、“大和”。其属于受本土诗歌所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乡土诗体。写

课题: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020年度校级科研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0YB050)

作者简介: 杨茜,1985年,女,汉族,广西桂平市,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532200,讲师,硕士,日本文学与文化方向。

歌人叫做“歌人”。和歌与汉语每个音节不同,其和声是每句的第五个音节和七个音节的交叉。和歌起源于奈良时期,其形式为长、短、旋头、片、连歌等等。在和平时期之后,只有短小曲逐渐占据上风。原来为长歌、短歌,短歌跟在长歌之后。后短曲独立发展,代替了长歌。长歌句没有限制,五音句与七音句的交替,七音句结束。短歌则是每首五行,三十一一个音节,节奏排列为五七五七七,目前日本和歌多为短歌。

1.2 和歌的特点

和歌(わ)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在日本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本诗体。和歌属于非政治性、非社会性的形式,其核心为表达自己的感情。至于《万叶集》,除了少部分是受汉诗精神的影响而表达“神皇道义”的义务之外,其余多为个人情感,如赞美爱、歌颂爱、感受爱的悲伤等。其和歌也重视对瞬间的印象和感受的追求,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佛教“诸行无常”与“色即空,空即色”的概念不但证实了“无常”的存在,还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存在。可以说,和歌所表达的事物的多变、万物的消亡都是对个体生命生存的亲身体验,从而构成了“风的美学”。今道友信说,“日本人通常认为美是一

种非常模糊的事物，它会迅速地消失。”禅宗还对和歌的长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和歌多以抒情为主，少以叙述为主。

1.3 和歌的兴起

日本最早的《万叶集》和歌，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古代文献记录形式。《万叶集》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完成，里面记载了许多以前流行的王公贵族的和歌。民谣、歌谣等共四千多篇，是日本古代（20世纪）语言的一种重要材料。相对于“公”的文言汉诗，“和歌”的使用情况长期被限制在“私人”的范围内，这一点在《万叶集》中也得到了反映。在《万叶集》中，最常见为《相思歌》（恋）、《挽歌》（悲）等形式，其都是在‘私人’的场面。这也符合和歌最传统的社会角色，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和歌必不可少：在爱情中，要用和歌来表达感情，在思念时，要用和歌来表达悲伤^[1]。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和平时代，即公元905年，是确认和歌地位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年，第一本《古今和歌》正式出版。其属于国风文化崛起的征兆。同时，“汉诗=男=公”，打破了“和歌=女=私”的形式，其在宫宴等重大事件中，和歌可以脱离汉诗而“独当一面”，而后来流行的《和歌》也在该时期兴起。有历史记录的日本早期汉字文化气氛非常浓郁，其使用汉字管理、记录历史，乃至在本国的诗词领域，全用汉字作记号。这是由于日语的伪名还不成熟，所以，在日语中，直接采用汉语或借用汉字的读音方式是当时和歌创作比较流行的手法^[2]。

2、关于唐诗对日本和歌的影响

2.1 以《古今和歌集序》与《文集百首》为例进行分析

白居易是对日本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诗人，日本和汉文学是从白居易诗中汲取营养，其和歌占据比重较大，《古今和歌集序》是对白居易《与元九书》诗论的完整模仿，并将其诗学理念加以运用，虽然不能完全掌握，但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太平末期的《文集百首》，也吸取了白居易晚年以俗语为基础的文学思想，在选择白居易诗词时，更多地注意到了他对人生虚幻、生死无常和佛教的救赎。这是镰仓文学接受白居易的新趋势^[3]。

白居易的诗文传到日本后，迅速被日本的士大夫们所推崇，并以此为楷模。都良香的《白乐天赞》有一句话：七十卷，皆为金子。（中村璋八，大冢雅司，日）《都氏文集全释》，汲古书院，东京，第32页。将白居易的诗集比作如金子一样宝贵。岛田忠臣的《吟白舍人诗》中有一句话：白家不能独享，独得小岛宪，岛田忠

臣著：《田氏家集注》。大阪：和泉大学，1994，231-232页将白居易的诗集作“诗媒”，白居易的诗词题词、诗句随处可见。菅原道真是白居易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被誉为日本的白乐天。根据金子彦二郎的调查，菅原道真在《白氏文集》中引用、使用了500余首诗词，共831次。后来的日本的汉诗人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如《忆龟山》、仿居易、《忆江南》、白居易的《草堂记》、《池上篇》等《池亭记》，《扶桑集》中，有“橘子”、“袁顺”等二十多首仿效白居易、元稹的诗词。大江匡衡在文章中提及，大江家族曾是皇帝的贴身侍读，他说：“江家是江家，是白乐天的恩人。”（日大江匡衡，《江吏部集》，《群书类从》第九册，东京：《续丛书》，1992。）

还有诸多日本汉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我国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其太平朝的士大夫们也效仿白居易的晚年组织了一场诗会，也有几次仿效白居易的“尚齿会”；很多人都在描写自己梦到白居易的场景。通过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日本汉诗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我国唐诗对日常和歌创作的影响，其中《古今和歌集序》是模仿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反映了日本和歌理论在公元10世纪左右对中国的诗学理论的接受程度，其属于日本在和歌创作界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4]。

2.2 日本古代典籍对唐诗研究之价值

我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较深，其从唐诗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日两国古典作品的表现内容、题材、意境、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从日本汉文文献中可以看出，唐人诗集在日本传播的时代，是何等的辉煌。中国经典向日本的大量传播是在公元7到9世纪，当时正值中国的唐代。日本的飞鸟，奈良，平安王朝的早期，唐代的汉人传人主要是日本派遣的唐人、学者僧人。《大正新修大藏经》五十卷，是唐时期僧人带来的目录，其中包括最成《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空海《御请来目录》、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等等以及许多中原失传的唐诗。其次，在日本唐人诗集中，特别是唐人的抄本，对于辑佚唐诗作品、考察唐集的原貌，可以说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自奈良时代以来，中国古书的日人已成为一种流行。根据阿部隆一编《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存略目录》，在日本发现了700余种不同类型的汉籍古籍，这有许多都是在中国已经绝迹的唐代诗词^[5]。

在日本古代古籍中，还有许多中日诗人的交游和交流。日本孝谦天平三年（唐玄宗天宝元年，751）编纂的汉诗《怀风藻》，收录了120首汉诗。王孝廉在回国途中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回日本，他以《致渤海使王太守室》、

《伤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等诗词，以示哀悼。可以说，日本古籍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东亚地区的唐诗传播与影响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以及学术研究价值^[6]。

此外，日本古代诗学、歌学著作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唐诗体格律理论和诗学批评材料。其《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等都是以唐代的诗体类书为蓝本。而日本历代诗话中对唐诗的大量评述，对于我们考察日本唐诗的传播与影响，以及日本古代各个时代对唐朝文人的接受程度，其普遍都与我国唐诗发展有关至此可以看出，日常和歌对唐诗的吸收以及两者相关的研究历程。

2.3 唐诗选本对中晚期日本和歌的影响作用

我国古代唐诗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学历史中最为完备的一种文学载体，在分析唐诗选本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坛的影响作用时，主要为日本和歌用汉民族的文字和文学样式所创作时产生的观念形态为主要的受影响内容。

首先，我国格律诗不只是一种文体形式，在形式上与其他文体截然不同，更有一套“格律”，如“思无邪”、“乐而不淫，悲而不伤”，日本和歌作为“后学”，不可避免地要亦步亦趋。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日本和歌的作者与读者均为日本人，面对着日本的生存环境，和歌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必然会发生演变。可以说，在逐步成为符合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日本和歌的过程中，是在中国唐诗选本的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与尝试，并与当时幕府势力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相吻合，与儒家日本化的过程相呼应，才使得作为异域“品种”的和歌，更加适应日本人的审美习惯，最终，使日本和歌重新回到日本文学中心。

如，周弼所选的《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即《三体诗》，在镰仓室町时期的汉学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在很长时间内被广泛地传播。《三体诗》在印刷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注释，为唐诗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三体诗》作为一种以唐诗为原型的诗歌教学材料，许多日本诗人在阅读《三体诗》后，将其引入到和歌创作之中，一些学者还提倡用和歌来表现日本人的传统，使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也能领略到唐诗的韵味。

其次，在日本，人们最常阅读的诗歌作品，为李攀龙的《唐诗选》。但是，这一状况主要发生在江户时代中

叶之后，要说在最长时间内对日本和歌影响最大的或许还是《三体唐诗》。14世纪初期，《三体唐诗》编撰完成，释元至、裴庾两种注释版本相继传入日本，日本也迅速出现了室町时代。在京都，作为学术和印刷的中心，各种不同的版本也随之出现，在京都五山禅寺，这座日本最高学术水平的典籍中，有很多“抄物”，记录了当时学者们的授课内容。这些“刊本”、“抄本”中，《三体唐诗》、《古文真宝》最多，《三体唐诗》始终排在第一位。可见从唐诗选本来看，当时唐诗对日本和歌以及日本汉诗人的影响力较深^[7]。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日本用汉文字开始，日本逐渐融合了我国汉文化，同样，也包含日本和歌对唐诗的吸收以及唐诗对日本和歌创作的影响，可见，日本文学与唐诗的密切相关，在不同时代的和歌创作中都吸纳了我国唐诗的精华，其日本诸多汉诗人均受到我国唐代诗人的影响，若没有唐诗的普及我们也可以认定为日本和歌的创作必然会驶向不同的方向，因此唐诗对日本和歌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历程无一不彰显我国古代特有的诗歌审美格调以及文化思想。

参考文献：

- [1]刘幅超.日本性灵说的反思与江户后期以唐诗为主的折中倾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0(4): 55-61.
- [2]徐丽丽.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以对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汉诗选材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91-98.
- [3]钟卓莹.日本江户时代李杜合集考述[J].杜甫研究学刊, 2020(2): 78-87.
- [4]顾佳贝.浅析中日古典诗歌中的樱意象[J].散文百家, 2021(36): 52-53.
- [5]朱钰杰.寒山诗歌在海外的传播[J].中外交流, 2021, 28(7): 1273.
- [6]刘洁.日韩古文献所见章孝标诗歌辑考与受容[J].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2020(1): 367-385.
- [7]朱易安,张超.明清唐诗选本对皆川淇园《唐诗通解》的影响考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5): 19-27.